

死據此則古者喪禮通用要非特為飾武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衾飾以柳墨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天用師之道故其葬也不以要形且不得金歸何望儀物之備哉亦猶刑者之不愛其屨也此章從上文豚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饒於中者外飾無益也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言才全而德不形者至和內維接物無間若青陽流布無不被生育之恩蓋以無心為心故能無感不應謙讓先生不去憲前車云與自家意思一同亦此義或問方其不感不接和安在哉曰如樂在懸聲無隲于爾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三

武林道士楷伯秀

卷三

德充符第三

閔政支離無服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寬寬大瘦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畏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愛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羣乎人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

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榮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郭註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德者世之所不忘形者理之所不存故忘形非忘而忘德乃誠忘也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才德全者也而和約德工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物無妄然皆不理所趨當任之而已形貌同人而極若然水改浩然無不任而獨成其天也天人非情之所生則生豈情之所知惠子未解形貌之非情而復有問莊子謂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好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不以好惡傷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因自然而不益生止於當也惠子猶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莊子又告以生理自足於形貌之中任之則自存好惡之情概足以自傷耳倚樹據槁言有情者之自困此世之所謂情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

之所生而況他哉

呂註無服大慶以德長而見美於二君形有所忘也人不知存其神是所忘投於視聽思慮是所不忘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非特形有所忘而已誠忘則聖人之所遊物不得遊而皆存者也若然者以知爲尊尊非本於知也以約爲膠所以約散也以德爲接所以續異體以工爲商非所以爲器也聖人不謀器用知不斷器用膠無復器用得不貨器用商四者天需也故無待於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以其所遊在誠忘故也羣於人則遊于世俗是非不得於身則休乎天均得其小者屬於人大者屬於天也貌則動作威儀無非道形則六骸九竅天而生所以爲人者足矣莫爲疑其不可以無情乎惠子且謂無情若木石不可以爲人莊子謂吾所謂情是非不得於身也吾所謂無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若是則足以有其身何必益生哉惠子不知即動而靜乃操楮以求靜

唯不知此即是不得其所爲使形爲天之所遊而以堅白鳴也

林註形者世所不忘德者世所忘也人能不忘世所忘而忘世所不忘則才德全矣是謂誠忘聖人所遊列子謂觀其所遊遊之至者也智者謀所出故爲尊約者物之東故爲膠德成已以應物故爲接工造器以營利故爲商此四者世人之所爲聖人則不謀不斷無喪無貨器用四者爲四者雖人事亦天所以養人者既受食於天恩用人爲我聖人形與人同故羣於人情與人異故是非不得於身形小所以爲乎人情大所以成其天也惠子知其情而不知所以情莊子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合性命之情而言所以成乎天者也好惡之情應物而也身無與焉不益生則能盡其生理而無所措其情道觀天形不傷於好惡斯足以有其身矣今于外神勞精神樹操楮此皆有情之所累也天選子之形容與物獨異子又益生感泉若公孫龍堅白之

捨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此不知性命之情而受役於造化者也

詳道註聖人之道無方而無手不在無體而無乎不爲則其心無適而非遊也遊者適適自故無所係累之稱所謂器用知器用膠器用德器用商者乃其所遊也知因謀而出約因斷而與德因食而有二因皆而作四者皆世人相養之具德充之人無所用之天食而已聖人形與人同故妙乎小哉情與人異故獨成其天聖人非無情也好出於不好惡出於不惡因其自然而不益生謂之無情可也人之生也形遊於天性靈於物其德未嘗不充特牽於物而有以害之去其害而德充矣惠子之多言害之尤者故是篇以非惠終焉

碧虛註二君之中其說忘形而未忘德也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外雖日用知德而不自矜故勝孽等事無由萌此不謀利害何用知不斷情性何用膠無喪於物何用德不植貨財可用商已上四事百天然

而養者也。結蟻轉凡如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栢女蘿不斷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營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情望之似木雞矣。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空窾無殊者天與之也。皆非情之所有。天任子之形者豈有情哉。嗜醜而自生耳。今子有人之形與衆無別而強以堅白同異之辯鳴噪於衆人之前而自謂賢者。猶躍冶之金何得不怪哉。

趙註無脈大癩形惡可知。二君悅之而視全人忘其形而親其德也。形惡可忘而世人不志德不可忘而世人忘之。此真忘矣。聖人遊於斯世。慮知過而至於欺立約以固之。慮德不足以及人。教以賢。慮有無。天下之貨也。聖人之所以為聖。則無此四者。故曰不謀不斷無喪不貨也。妙乎小哉。形也。譬乎大哉。德也。惠子猶疑無情何以為人。答以吾謂無情者不以好惡內傷其

身。此直指以告而惠子猶有枝辭。莊子嘗之曰。夫子外神勞精疲役甚矣。若子之形一旦為天之所取。尚能騰口說以肆堅白同異之辯邪。

庸齋曰。義云。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世人知有形而不知有德。此真忘也。聖人有所遊。即心有天遊。知以處事。約以檢身。接於外而忘於內。商賈猶賣名聲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為吾累。故無所用之。天食猶大爵。德知前論皆以為美。此則以為惡。鼓舞其筆有失。點檢處有人之形。已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惠子因而問之。天與之形。有物也。道與之貌。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者。忘好惡而不傷。因自然而不益。今惠子外神勞精於堅白同異之辯。且天授子形。何乃自苦如此邪。

德有所長者。悅在德而不在貌。形有所忘者。捨乎貌而契乎心。此二士之所以見知於二君。二君之所以見稱於後世。

也。聖人之所遊。亦不出乎人間。世從容逍遙以觀其變。行不以足視。不以目故。物無逃形。人無逃情。而其愛世之心。未嘗一日去懷也。夫聲名妖孽。所以滑性。而以為知由。是貪詐生。馬結繩之約。由於朴散而執之。如膠由是欺。誕生馬工匠作器。所以給用而貿易為商。由是巧偽出焉。此皆時俗之弊也。真人猶觀有以反之。故斷曰。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不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其言意亦切矣。此還淳反朴之要道。聖人復出。不易斯論。人能脫去膠孽等累。則與天為徒。何世患之能及。有人之形。飲食起居。同也。無人之情。是非好惡。不動於中也。妙乎小哉。此形之在天地。譬乎大哉。此德之在性情也。以己之性情。復己之自然。豈假他人哉。道與之貌。無論美惡安之而已。天與之形。無論壽夭全之而已。常因自然而不益生。知不益。則必不損。夫復何所措其情。今惠子不務內充。

其德徒以言辯求合天下之情以至外神勞精揀梧而賤則其為知能所役亦困苦矣故告以天之所以選取汝形而為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白之辯鳴噪於人間而已由階而升致極乎性命道德之奧乃聖乃神可企及也痛惜惠子累於才而溺於辯昧乎性而惑乎情是因知而失德學者之大病殊弗悟人之至情本無好惡好惡因物而有情與物忘則俱化矣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是謂無情之情何以辯為使惠子而頓悟還淳反朴進乎無知則德可充而性可復何患乎人之不契物之不應哉

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大賦粹美所以成形尊主由是而充之性與天迫可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自愛重乎物之符契持應感小節以印德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王貽足以起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為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

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已出其能至是乎視所一遺所喪以見得道者忘形唯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來鑑凡此皆所以充之道也德充而為物所歸猶松栢之於衆木充齊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為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己之死生禍福非所芥蒂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何肯以物為事哉申徒無取兀之過而招兀視兀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兀雖貴猶賤也無趾而專足存所有重於是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雌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投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泰和內運疵癘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為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為友德尊而位可忘也靈公視無服為全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遊與物無際擊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子學於

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情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教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己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

太上云上德至德孔德玄德皆德之充者善結無繩約天下將自賓不召自來有德司契皆符之謂也而南華發揮為尤詳至取殘兀厲惡之人以標論本蓋所以為高形骸外德性者之戒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三